

长篇小说《地坤》：

用心讲好西部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故事

□ 苗勇



绿水青山草芬芳，方是人间好风光。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作者邹瑾在其长篇小说新作《地坤》中，用40万字的笔墨，讲述了发生在成都平原向青藏高原过渡地带上的一个关于环境保护、生态开发的故事，揭露了在社会

快速发展过程中，在开展各项具体工作时展现出的复杂性，同时刻画了一大批为了国家和人民利益舍生忘死的公仆形象，展现了作者对绿色发展与生态建设的深度思考。

《地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时代特征。故事通过描写凤城县“双石战略”和“三清经济”两种经济发展模式之争，以跌宕起伏故事情节，生动地诠释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要理念。小说叙事宏大，故事曲折。作者邹瑾在讲好生态建设故事的同时，将生态文明主题、传统文化旨趣和章回体小说形式三者融合锻造，融为一体，展现了多元化“生态”，不独包含题中应有之义的自然生态，也涵盖到“社会生态”及“情感生态”等多个方面，既有强烈的戏剧冲突，又有生活化的微观

视角，环环相扣，构思精妙，视角独特，在剧烈的矛盾冲突中实现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统一。

见出以知人，观往以知来。作者邹瑾出生于山高林密的川东大巴山深处，对青山绿水的热爱和关切，深深地刻在骨子里。在《地坤》中，他把创作视野投向“人类向何处去”这个宏大而又深远的主题，以悲天悯人的文人情怀，展现了对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这一时代课题面临的复杂性、严峻性的深刻忧虑。比如在小说中，县环保局长在查办齐宇矿业环保违法问题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警醒意味十分明显。

作家在复杂又充满细节的故事铺陈中，在尖锐激烈的矛盾冲突里，塑造了如程子寒、韩月川、邱之兰、刘源森、李谷雨、林旭晖、胡常威等百余个人物，个个有型有态，庞大而不凌乱，体现出作家深厚的生活阅

历和细致入微的观察能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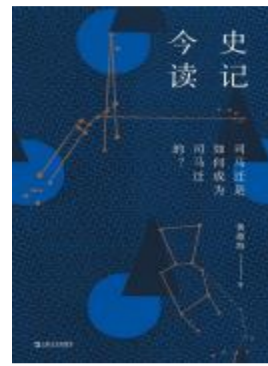
值得欣喜的是，在故事情节引人入胜的同时，小说语言优美，引经据典，并融入了作者对易经、书法的研究，颇具可读性。书中所体现的中国传统文化因子非常丰富，特别是在描写程子寒、文运昌、鲁道长品茶论道时，数次援引《周易》《道德经》《淮南子》等相关论述，兼及对茶马古道、川西民族文化走廊等历史文化的介绍，呈现出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审美张力。

《地坤》在行文间既提出问题又回答问题，通过情节的进展，引发读者对发展、人性、爱情等各种问题的思考。通读这部作品，我感受到作者对环境保护深层次问题的深度挖掘和思考，沉浮于心，张弛有度，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可读性，是一部用心淬炼之作。

(据光明网)



《史记今读》



作者：黄德海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容简介：人们往往只记得经典作品，却忘记了经典也需要生长的土壤，任何经典都无法离开具体世界。《史记》也是如此，它刚刚问世时根本无人会在意，最早在著作中评价《史记》的是晚生于司马迁近百年的扬雄，两汉之后，人们对它的评价才越来越高。今天，写出了这部伟大作品的司马迁，也渐渐在传说中脱离了在世时的辛劳，只留下了不朽的名声。《史记今读》希望改变这一切。这是一部非典型人物志，写司马迁的家世、学习和漫游时代、仕宦之路，看他如何一步步成长为独特的自己。本书注重的不是具体的文本解析，而是将《史记》放到文化长河中，回顾生成它的广阔时空，从今天的历史坐标来理解经典是如何生成，又为何至今仍保留着熠熠生辉的魅力。

《崖山》



作者：张明扬
出版社：中信·万物 / 火与风

内容简介：历史朝代的更替总是充满跌宕起伏的情节。本书着眼于“南宋何以灭亡，元朝何以崛起”两个主线问题，从1234年的端平入洛开始，一直写到1279年南宋灭亡，跨越了近五十年，同时从政治、外交、文化和军事等多元视角，描写了从蒙宋灭金到崖山海战的整个过程——在崖山海战这场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著名战役中，南宋军队最终落败，陆秀夫负末帝赵昺投海殉国。通过刻画宋元兴的完整故事脉络，读者得以理解，南宋的衰落并非一日之寒。本书作者张明扬研究和写作历史近二十年，擅长用文学的技法书写历史大变局。历史作者郭建龙认为，本书的特点是在叙事主线之上切入诸多历史和文化现象，比如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产生的分裂、集权社会的制度痼疾，以及忠奸评判背后的真正责任问题。

《绝世美味，生灵的消逝与饮食的未来》



作者：[加] 丽诺·纽曼 著 李思璟 译
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

内容简介：怎样的食物才算得上“绝世美味”？是米其林餐厅中的精细佳肴，还是苍蝇馆子里名不见经传的小菜？在本书中，“绝世美味”如其字面意义，指的是在人类历史上或曾经消失、或濒临灭绝的食物物种。这也是为什么本书被读者们称为美食版《寂静的春天》，一部另类的未来环境启示录：当全世界的餐桌上只剩下一种苹果，一种梨，会是种景象？大桶中培育的人造肉会是大势所趋吗？在书中，两位饮食地理学家去到世界各地，开启了一场食物寻根之旅。他们愕然发现，从旧石器时代的猛犸象，到上世纪灭绝的渡渡鸟，从古罗马时代的罗盘草，到一百年前才灭绝的旅鸽，在人类持续的消耗下，每个世纪都有一种物种灭绝。我们作为地球公民也应当意识到，虽然饮食出于生命的本能，但是不加区分地乱吃却会破坏生物多样性，并最终危害到人类自身的生存。



讲述“东西协作”动人故事

□ 白烨



陈崎嵘的报告文学《远方的山水——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四川人民出版社)，全方位展现了浙江和四川广元东西协作实践几十年来所取得的成果，刻画了两地人民群众的生动形象，展现了他们所结下的深厚友谊。

《远方的山水》题材独特，写作难度大。这部作品主要写上世纪90年代起，浙江由经济上定向扶贫四川广元，逐步扩展到两地全方位协作的历史进程与主要成果。书中内容的时间跨度长达30多年，地域涉及广元市四县三区，采访对象涉及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不同代际的当事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为搜集资料和收集资讯，获得亲历亲见的切身感受，陈崎嵘深入一线，采访了250余人，翻阅了上百万字档案、地方志、回忆录等资料，深入挖掘浙江对口帮扶、“5·12”地震灾后援建、东西部扶贫协作、新一轮东西部协作中的典型事例，创作完成此书。

《远方的山水》饱含温度，塑造了鲜活的人物群像。作者特别以事件中的人物为主，写出了一个个当事人的光彩。如原苍溪县委书记李

文元、县长莫异矩，深感经济落后的苍溪需要向经济走在前列的省份取经。浙江省领导得知这一情况后，不仅深表理解，而且热情支持，先后安排娃哈哈集团、杭州中药二厂等企业派人去广元苍溪，根据当地所需进行切实支援，并推荐桐乡市对苍溪县进行一一对口支援。这是浙江与广元开展协作的初始阶段。作品将肩负带领人民脱贫致富使命的李文元、莫异矩等人，心系四川家乡父老乡亲、把广元脱贫致富当成与浙江发展同等大事来办的浙江省领导等人塑造得鲜活立体，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这些人物身上，带有改革者、创业者、先行者的鲜明特征。

这部作品看似在写浙江对广元的精准扶贫，浙江与广元两地的协作实践，实际上通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件和独特案例，把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特征与意义等揭示出来。二者之间的协作，凸显了全国一盘棋、先进帮后进、共同富裕的体制优越性。书中独特的角度、典型的案例、非凡的成果、成功的实践，生动形象地讲述了中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道路的优越性，中国精神的重要性，充分阐释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中国国情的特点。所以，这本书的副题“中国式现代化的浙江广元东西协作实践”中的“中国式现代化”至关重要，具有画龙点睛的重要价值，这也是这部作品的重要价值之所在。

(据人民网)

《〈红楼梦〉中的饭局》：文学经典的美食探源

□ 张庆善



《红楼梦》是一部以小见大、平中见奇的小说，情节上波瀾起伏不多，最大的特点是“小题目寓了大意思”。家长里短、一饮一饷中，往往有曹雪芹要阐发的艺术意图和哲学意图。以往在这一方面的系统研究不多，最近北京大学出版社推出的《〈红楼梦〉中的饭局》一书填补了这个空白。

这是一本好看的书。全书十六章，分别为“虚实食单”“南北食材”“茶事析疑”“饮具鉴真”“酒与酒令”“吃出迷途”，全面梳理了《红楼梦》所写到的茶、酒、菜品、食材、餐茶酒具、炉灶炭薪，以及饶有趣味的宴饮、娱乐、场景和人物故事。作者周岭从《红楼梦》饮食文化说开去，旁及大量相关的历史人物故事、俗文化说开去，旁及大量相关的诗词曲赋文章等方面的内容。

《〈红楼梦〉中的饭局》(以下简称《饭局》)第一章，“食单”之前冠以“虚实”二字，就是要从两个层面加以解析。一是给“误读”正名，二是点出“假作真时真亦假”的用心。例如《红楼梦》第四十一回贾母宴请刘姥姥时上的一道大菜“茄鲞”读音 xiāng)，因为“鲞”即干鱼，而“茄鲞”中却没有

干鱼，这引起一众红迷甚至研究者的好奇，于是纷纷求解。有的着眼于“干鱼”的“干”，从而释为“干茄子片”；有的从制成后“封在坛子里”从而判断这是一种行旅中随身携带的“路菜”。《饭局》一书对原文细加厘析后，指出曹雪芹“造”出这个菜名有着多重用意，“醒人眼目”首当其冲。用王熙凤的“煞有介事”和刘姥姥的“目瞪口呆”渲染气氛，从而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这就令我想起北京的一种小吃“炒肝儿”。名为“炒肝儿”，却不是炒出来的。究其源头，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新报》的主持人杨曼青给“会仙居”餐馆刘氏兄弟支的高招，要他们把日常经营的“白水杂碎”的心肺去除，加上酱色勾芡，做成“烩肥肠”，但名称却不能太实在。取名“炒肝儿”，典型的名实不符，以引起食客的好奇。刘氏兄弟依计而行，生意果然大好。再一个类似的案例，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最有特色的早点汤食叫作“糍”(读音 sī)，字库里没有这个字。是用老母鸡汤加麦仁、鸡肉丝等熬制而成，味道好极了。配料和火候各家各有真传，秘而不示。统一之处是，各家门前都写着一个大大的“糍”字。这个名字起得真是太好了，古怪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为了这个古怪的“糍”字而来。“茄鲞”的道理正同此也。

借着“茄鲞”的出场，活画出了刘姥姥的形象。试想，假如没有这道菜，抑或是换一道别的菜，刘姥姥岂能如此出彩？读者又岂能有如此过瘾的审美享受？

《饭局》中提出两个疑点，首先旧时没有蔬菜大棚，都是时令菜，“茄鲞”里早春的新笋和晚秋“干茄子片”；有的从制成后“封在坛子里”从而判断这是一种行旅中随身携带的“路菜”。《饭局》一书对原文细加厘析后，指出曹雪芹“造”出这个菜名有着多重用意，“醒人眼目”首当其冲。用王熙凤的“煞有介事”和刘姥姥的“目瞪口呆”渲染气氛，从而引起读者的极大兴趣。这就令我想起北京的一种小吃“炒肝儿”。名为“炒肝儿”，却不是炒出来的。究其源头，是20世纪20年代《北京新报》的主持人杨曼青给“会仙居”餐馆刘氏兄弟支的高招，要他们把日常经营的“白水杂碎”的心肺去除，加上酱色勾芡，做成“烩肥肠”，但名称却不能太实在。取名“炒肝儿”，典型的名实不符，以引起食客的好奇。刘氏兄弟依计而行，生意果然大好。再一个类似的案例，苏鲁豫皖四省交界处，最有特色的早点汤食叫作“糍”(读音 sī)，字库里没有这个字。是用老母鸡汤加麦仁、鸡肉丝等熬制而成，味道好极了。配料和火候各家各有真传，秘而不示。统一之处是，各家门前都写着一个大大的“糍”字。这个名字起得真是太好了，古怪至今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为了这个古怪的“糍”字而来。“茄鲞”的道理正同此也。

借着“茄鲞”的出场，活画出了刘姥姥的形象。试想，假如没有这道菜，抑或是换一道别的菜，刘姥姥岂能如此出彩？读者又岂能有如此过瘾的审美享受？

第二顿，席设“缀锦阁”下，贾母吩咐家中富养的12个小戏子在“缀锦阁”对面的“藕香榭”做场，吹拉弹唱。因为两处相近，如同“堂会”。可知“缀锦阁”亦应离“沁芳亭”不远，所以游园的集合点在大观楼下也就合理了。谁说曹雪芹错了？至此，多年间未能解决的一大疑难“讼案”，随着《饭局》一书的问世而淡然冰释。

这一类的“顺带研究”，在《饭局》一书中并不少见。例如《红楼梦》第六十三回宝玉过生日，负责巡夜的林之孝家的提醒怡红院的丫头们沏点“普洱茶”给宝玉喝。《饭局》一书举出大量的证据，说清楚了《红楼梦》中的“普洱茶”，不是“台地茶”，不是“灌木茶”，不是“熟茶”，不是“湿仓茶”，不是“干仓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野生茶”，也不能归类于六大类茶，而是以云南原生种乔木晒青毛料为原料，采用紧压后，自然发酵而成的“普洱生茶”。更重要的是“顺带研究”的成果。“普洱茶”得名于地名，早在元代，这个地方的名字是蒙古语“步日部”，汉译为“普洱”，这个“耳”不带三点水。至清代的雍正七年“改土归流”，始设“普洱府”，之后“普洱府”辖区内所产的茶叶才被称为“普洱茶”。既然《红楼梦》里写到了“普洱茶”，那么《红楼梦》成书的上限就不应该早于雍正七年。这就把所有早于这个时间上限的所谓《红楼梦》的“作者新说”诸如“吴梅村说”“冒辟疆说”“洪升说”等等统统排除了。因为吴梅村卒于康熙十年，冒辟疆卒于康熙三十二年，洪升卒于康熙四十三年

年，他们绝不会预知身后多年才出现的“普洱茶”。所以，“普洱茶”是一个重要的硬证据。不仅“普洱茶”，《饭局》第三章对《红楼梦》中所有出现过的茶，诸如“六安茶”“老君眉”“女儿茶”“暹罗茶”“枫露茶”都进行了深度的考镜“析疑”。尤其是“老君眉”，《饭局》一书搜括出大量的方志、笔记、文物，证明了“老君眉”不是绿茶不是黄茶不是红茶不是黑茶，也不是近年间所宣称的岩茶，而是一种老白茶。“老君眉”得名，与寻常注释的“太上老君的眉毛”无关，是新茶“君眉”存放久了，经陈化后凉性转温而成为“老君眉”。贾母在抚翠庵品茶时说“我不吃六安茶”，妙玉回说：“知道，这是‘老君眉’。”贾母欣然接受，原因便是如此。

一部好书，应该读了有用，《饭局》就是有用的书。首先，可以在轻松展读时获取多种《红楼梦》以及传统文化的知识；其次，可以循着吃喝玩乐一途深入品味与之相关的游词余韵人物故事；再者，还可以把书中条分缕析的“红楼家常菜”搬回家照着做，丰富日常生活内容。近年间，各地有不少“红楼宴”推出，但都苦于短灯罗列之后，发现很难成席。如果细读《饭局》第二章，则会从书中对“南北食材”的研究文字中，获得这些食材的“秘制”良方，从而搭配出既丰富又不失“红楼”精髓的宴席。

(据光明网)